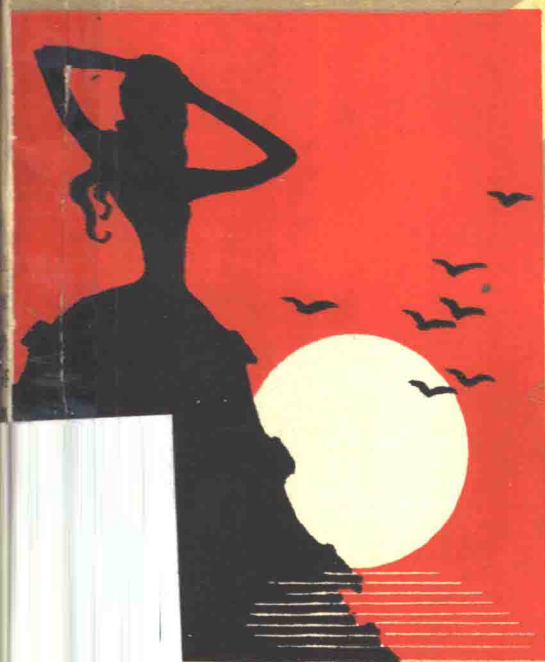


英语国家文学名著文库

戴西·朱勒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国家文学名著文库

戴 西 · 米 勒

(美)亨利·詹姆斯著

聂振雄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Daisy Miller

本书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公司1927年出版的 *Daisy Miller & An International Episode* 一书译出

英语国家文学名著

戴西·米勒

(美) 亨利·詹姆斯著

聂振雄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印刷出版

(上海东体育会路 166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2.625 印张 58 千字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0 册

统一书号: 10218·004

定价: 0.28 元

编 者 的 话

随着外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校文科有关专业和外语专业以及师范院校、艺术院校外国文学课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外国文学课的必修、选修科目正在调整、充实，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在不断改进。

为了配合和加强高校外国文学课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们接受了高校师生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情要求，决定有计划、有系统地编译出版一套《英语国家文学名著文库》。

这套文库本着批判介绍的精神，着重选收英语国家主要作家的著名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注意反映各时期不同流派和各种文学思潮的发展，同时适当选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选入本文库的作品，将尽可能附以有关作家的生平、时代背景、创作道路、所属流派及其代表性著作以及所选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以资参考。

鉴于亨利·詹姆斯在文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英美文学史上被认为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几个作家之一，在英美现代文学创作方面有着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特约请聂振雄先生翻译了亨利·詹姆斯的《戴西·米勒》这部小说，推荐给广大读者。《戴西·米勒》这部小说虽然属于亨利·詹姆斯的前期作品，但在他的众多作品中确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是伦理观念和美学价值的成功结合。在创作技巧上，这部小说不仅反映了亨利·詹姆斯前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和逐渐转向人物内在心理分析和描写的创作特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文学作品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趋向。

这对读者了解、熟悉和研究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以及研究亨利·詹姆斯本人及其作品，无疑会有很大的好处。

今后，我们还将按国别、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选定著名作家作品，约请各方面的专家翻译并撰写作家介绍，陆续出版。希望广大师生和文学爱好者支持我们的工作，经常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英语国家文学名著文库》编委会

1982年1月

一 三冠大旅社^①

在瑞士一座名叫韦维的小城，有一家特别舒适的旅馆。其实，这里有很多旅馆；因为，许多游客一定都还记得，这座小城就在一个湖边上，湖水蓝得出奇，是每个游客的必游之地，接待游客当然也就成了当地最兴隆的行业。沿着湖岸，各种各样的旅馆鳞次栉比，排成一行。大的如最新式的“大酒家”——洁白的门面，上百个阳台，屋顶上还飘着十几面彩旗；小的则有古色古香的瑞士式膳宿小公寓——粉红或是黄色的墙上用德文样的字体写着公寓的名字，花园的一角，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小凉亭。不过，韦维城的所有旅馆之中，有一家却特别有名，它不仅气派豪华，而且历史悠久，和周围那些新发迹的邻居相比，显得十分典雅和高贵。每年六月，总有大批美国游客光临这里，这时候的韦维城真可说是很有点美国海滨胜地的风味，所见所闻，都会叫人想起纽波特^②和萨拉托加^③的风光声色。装束入时的年轻女郎不时轻盈飘过，薄纱细裙发出柔和的窸窣声，伴舞的鼓乐常常彻夜回响，高昂的歌声时时可闻。在这个美妙无比的三冠大旅社里，耳闻目睹这些景象，不禁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恍若置身

① 本书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7年版本译出，原文分两部分，第二部分标题为“罗马”，第一部分无标题，为一致起见，现为第一部分增加了这个标题。——译者

② 美国海滨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长滩东南。——译者

③ 美国城市，因萨拉托加温泉得名，位于纽约东北。——译者

在“海洋大厦”^①或是“国会酒家”^②。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三冠大旅社也自有它的特色，情趣迥异；德国侍者衣履整洁，一尘不染，活象是大使馆里的书记官；俄罗斯的名门闺秀坐在花园里休憩；还有一些波兰小男孩，牵着家庭女教师的手，在那里散步；远处则可以眺望阳光灿烂的麦迪山麓^③，以及奇龙古堡那些风格别致的塔楼。

两、三年前，曾经有个美国青年默默地坐在三冠大旅社的花园里，悠闲地观赏着这些优雅景象。我说不上他这时是有感于这座小城与美国海滨胜地的相似之处，还是在琢磨它有哪些独特的地方，但是不论他从哪个角度去看，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清晨，眼前这些景象一定使他心醉神迷。他长期卜居日内瓦，前一天刚乘一艘小汽轮来到这里，看望住在这家旅馆里的姑母，但是他的姑母正患头疼病——她几乎总是三天两头要犯头疼病——现在正独个儿关在房间里嗅樟脑丸，因此这位青年也就能自由自在地闲逛一会儿。他今年大约二十七岁。每当他的朋友提起他，总是说他在日内瓦“用功”，可是他的仇人说起他，却又总是说——不过，他幸好没有什么仇人，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很喜欢他。其实我应该把话说得简单明瞭一点：有些人说起他，总是一口断定，他之所以长期停留在日内瓦，是因为他迷恋着那里的一个女人——一个比他年岁大的外国女人。没几个美国人——我看实际上一个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可是却有许多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温特伯恩其实只是对于这

① 美国游览胜地纽波特的一家大旅社。——译者

② 美国游览胜地萨拉托加的一家大旅社。——译者

③ 指阿尔卑斯山脉麦迪山麓的最高峰，位于瑞士西南部。——译者

个作为卡尔文教派^①中心地的小小世界名城一向怀着眷恋之情；他小时候在这里读过书，后来又在这里上大学——因此也就结交了许多青年朋友。他和其中不少人至今保持着友谊，而且每每念及，总是感到莫大的安慰。

温特伯恩先生敲他姑母的房门，得知她身体不适之后，就到城里去闲逛了一会，然后才回来进早餐。现在他已经吃完早餐，在花园里的一张小桌旁，喝着一个很象是大使馆参赞的侍者给他端来的一小杯咖啡。他慢慢喝完咖啡，点起了一支烟。过了一会，一个小男孩——一个十岁左右的调皮鬼——沿着小径往这边走过来。他身材瘦小，和他的年龄并不相称，可是那副容貌却又象个大人——面色苍白，脸颊清瘦。他穿着一条灯笼裤，细长的小腿上紧紧包裹着一双红袜子，胸前系着一条鲜红的领带。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登山杖，一路走，一路用那个尖尖的铁杖头向他遇到的每一样东西刺去——花坛，露天长椅，夫人小姐们的及地长裙，统统都不放过。走到温特伯恩跟前，他停住脚步，用一双明亮锐利的眼睛盯住他看。

“给我一块方糖好吗？”他用尖细刺耳的声音轻轻问道——这声音既有些稚气，又有几分老成。

温特伯恩看了看身边的小餐桌——上面放着喝咖啡的餐具——发现还剩下几块小方糖。“好的，拿一块去吧，”他回答说：“但是我觉得小孩吃方糖没有什么益处。”

小孩朝前走了一步，仔细挑选了三块叫他垂涎三尺的小方糖，两块放进了灯笼裤的口袋，还有一块，他用敏捷的动作放进了另外一个地方，接着便象挥动长矛一样，用那根登

① 十六世纪法国神学家约翰·卡尔文及其弟子创立的一个教派，强调上帝至高无上，鼓吹宿命论。——译者

山杖对着温特伯恩的长椅刺去，同时使劲想把方糖咬碎。

“哎唷，见鬼，这么硬！”他猛地叫了起来，那个“硬”字说得怪里怪气。

一听这个口音，温特伯恩立即断定他大概是非常荣幸地碰到了一位小同胞。“当心别把牙齿咬坏，”他以长者的口气说道。

“放心吧，咬不坏的，我没牙齿。我牙齿全掉了，只剩七颗了。我母亲昨天晚上刚给我数过，数过之后又掉了一颗。她跟我说了，再掉一颗，她就要打我哩。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全是这个老欧罗巴不好。全是这儿的鬼天气弄的。我在美国的时候一颗也没掉。全是这些旅馆给害的。”

温特伯恩听着笑了起来。“你要是把三块方糖统统吃下去，你母亲一定会揍你的，”他说。

“那她就该给我几颗糖果吃才对，”小男孩回答说。“这地方一颗糖果也吃不到——我是说美国糖果。美国糖果是最好吃的糖果。”

“美国的小男孩是不是也是最好的小男孩呢？”温特伯恩问。

“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个美国小男孩，”小男孩说。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最好的小男孩！”温特伯恩哈哈笑道。

“你是美国人吗？”这个淘气鬼反问道。温特伯恩告诉他说是的，他又大声叫道：“美国的男人是最好的男人！”

对于这句恭维话，温特伯恩表示了由衷的感谢。男孩这时把登山杖骑在胯下，一面向四周张望，一面嚼起第二块方糖。温特伯恩不禁想到，自己给带到欧洲的时候，也是这个年纪，不知是不是也这么调皮。

“我姐姐来了！”不一会儿，男孩突然叫道。“她是个美国女人。”

温特伯恩沿着小径看去，只见一位年轻美貌的小姐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美国女人是最好的女人！”他笑容满面，对他的小朋友说。

“我姐姐可不是最好的女人！”男孩郑重其事地说。“她老是训我。”

“我看那一定是你不好，不能怪她，”温特伯恩说。这时那位年轻小姐已经走到他们跟前。她穿着一条白纱长裙，裙子上有无数的皱摺和荷叶边，点缀着许多素色小缎结。她没有戴帽子，而是打着一把绣黑边的太阳伞；她非常漂亮，不论是谁，见了都会赞叹不已。“好漂亮呀！”温特伯恩不禁在心里说道，同时赶快坐直身子，好象准备站起来的样子。

年轻小姐在他椅子前收住了脚步——他的这张椅子靠近花园里的一道栏杆，坐在那里，湖上风光尽收眼底。小男孩这时又把登山杖弯成一根弓形撑杆，撑在地上跳来跳去，把地上的砂砾弄得四处飞扬。

“伦道夫，”年轻的小姐说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在攀登阿尔卑斯山，”伦道夫回答说。“瞧，应该这样上去！”他一面说，一面轻轻跳了一下，几颗小石子从温特伯恩的耳边飞过。

“那是下山的姿势，”温特伯恩说。

“他是美国人！”伦道夫用他那副尖嗓子叫道。

年轻的小姐没有理会她弟弟的话，只是盯住他看。“好了，你就安静一会儿吧，”她只是简单地说道。

在温特伯恩看来，他也算是被人介绍过了，所以随即站

起身来，扔掉香烟，慢慢朝着年轻小姐走过去。“我和这位小男孩已经认识了，”他彬彬有礼地说。在日内瓦，除非是在个别例外情况下，年轻的男子绝不可以随便去和一位未婚少女说话，对于这一点，他一清二楚。但是在这里，在韦维市内，难道还有比现在更加合适的场合吗？——在一个花园里，一位漂亮的美国女郎朝你走过来，而且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可是，这位漂亮的美国女郎虽然明明听见了他的话，却只不过朝他膘了一眼而已，然后她就掉过头去，欣赏栏杆外面的湖水，眺望湖对面的山峦。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过于唐突，但是仍然作出决定：不应就此退缩，而是应该进一步尝试一下。正当他在心里寻思新的话题的时候，年轻女郎又转过头来看着男孩。

“告诉我，这根杆子是从哪儿弄来的？”她说。

“我买的，”伦道夫回答说。

“你不是打算把它带到意大利去吧？”

“对，我就是要把它带到意大利去，”男孩说。

女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纱裙，用手把一两个小缎结抚平，然后又把目光移到湖上。“我看你还是扔掉的好，”她隔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要去意大利？”温特伯恩恭恭敬敬问道。

女郎又膘了他一眼。“是的，先生，”她回答说，然后就一声不响。

“是不是要越过辛普龙山口^①？”温特伯恩有点尴尬地进一步问道。

“我不清楚，”她说。“总之是要越过一座什么山。伦道夫，你知道是什么山吗？”

^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要隘，位于瑞士和意大利交界处。——译者

“到哪里去？”男孩问道。

“意大利呀，”温特伯恩解释说。

“我不知道，”伦道夫说。“我不要去意大利，我要回美国。”

“啊，意大利可是个美丽的地方！”年轻人又插嘴说。

“那儿能买到糖果吗？”伦道夫大声问道。

“但愿买不到才好，”他姐姐说。“我看你已经吃得够多了，妈妈也觉得你吃得够多了。”

“我已经好久没吃了——不知多长时间没吃了！”男孩叫道，一面依旧跳来跳去。

女郎检查了一下白纱裙上的荷叶边，又把小缎结摸摸平。温特伯恩这时鼓起勇气，把眼前的秀丽景色赞美了一番；他渐渐不再感到拘束，因为他已开始发现，这位女郎丝毫也不拘束。她那迷人的脸色始终没有任何变化，显然既没有气恼，也没有感到不安。尽管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看着别的地方，好象並沒有专心听，那也不过是她的一种习惯，一种自然的动作；再说，当他继续说下去，把一些她似乎一无所知的名胜指点给她看的时候，她也渐渐频频对他报以注视的目光；这时候，温特伯恩发现她的目光非常直率，完全没有羞怯之态。不过，这又不是通常说的那种轻佻的目光，因为从眼神来看，她非常诚恳，非常开朗。她的那双眼睛实在美丽动人，这样漂亮的女同胞，温特伯恩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她的皮肤、鼻子、耳朵和牙齿，简直没有一样不漂亮。对于女性美，温特伯恩一向很感兴趣；对它进行观察和分析，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嗜好。对于眼前这位女郎的脸庞，他也确实作出了几点评价：这张脸庞当然不能说缺少吸引力，然而又不是那么富于表情，虽然十分俏丽，但他心中

却又暗暗嫌它不够端庄——不过这也无伤大雅。他觉得伦道夫少爷的这位姐姐很可能是个喜欢卖弄风情的人，而且肯定非常任性，但是在这张开朗、可爱、坦率的脸庞上，却也看不出任何喜欢嘲讽和捉弄人的神情。没过多久，温特伯恩便发现她十分健谈。她说他们要去罗马过冬——她自己，她母亲，还有伦道夫。她问温特伯恩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她觉得他不象，稍稍想了一会儿之后，又说他倒很象是个德国人——尤其是在他说话的时候。温特伯恩笑着回答：他遇到过说话象美国人的德国人，但是根据他的回忆，迄今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说话象是德国人的美国人。然后他问那位女郎是不是要坐到他刚才坐的那张椅子上去，那样可以舒服一点。女郎回答说她喜欢站着，喜欢走动走动；不过话刚说完，她却坐了下去。她告诉温特伯恩自己是纽约州人——“你大概知道纽约州在什么地方吧？”温特伯恩这时抓住那个调皮的小男孩，让他在自己的身边站了一会儿，从他那里进一步了解到一些情况。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温特伯恩问道。

“伦道夫·米勒，”小男孩尖声尖气地说。“我还能把你的名字告诉你，”他举起登山杖，指着她姐姐说。

“你就不能等人家问了之后再说吗！”女郎文静地说道。

“我很希望知道你的名字，”温特伯恩说。

“她的名字叫戴西·米勒！”男孩大声叫道。“不过那不是她的真名，她名片上的名字不是戴西·米勒。”

“可惜你没我的名片！”米勒小姐说。

“她的真名叫安妮·P·米勒，”男孩接着说。

“你问问他叫什么名字，”米勒小姐指着温特伯恩说。

但是伦道夫好象根本没有听到，而是连续不断地向温特

伯恩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我爸爸叫埃兹拉·B·米勒，”他象宣布什么重大新闻似地说。“我爸爸现在不在欧洲，我爸爸现在在一个比欧洲好得多的地方。”

温特伯恩起初还以为这是大人教他的话，意思是说，他父亲已经升天到了极乐世界。但是伦道夫马上又说：“我爸爸住在斯克内克塔迪^①，是个大老板。他可有钱啦！我不骗你。”

“你少说几句吧！”米勒小姐大声叫道，然后放下手里的遮阳伞，看着伞上的绣花边。温特伯恩这时放开伦道夫，伦道夫便拖着那根登山杖，沿着小径远远跑开了。“他不喜欢欧洲，”米勒小姐说。“他想回家。”

“你是说回斯克内克塔迪去？”

“对，他恨不得马上就回去。这儿没有小伙伴陪他玩。这儿也有一个小男孩，但总是有个家庭教师陪着，他家大人不许他玩。”

“你弟弟没有家庭教师？”温特伯恩问。

“我母亲也想过要请一位教师陪我们旅行，有位太太向我母亲提起过一位很好的教师，可能你也认识那位太太，她也是美国人，好象是波士顿人吧。她向我母亲说起过那位教师，我们原来也准备请他和我们一起旅行，但是伦道夫说他不，他说他不愿意在火车上上课。可是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我们在火车上还遇到过一位英国小姐，好象是姓费瑟斯通吧，说不定你也认识。她问我为什么不教教伦道夫——用她的原话说，是为什么不给他一点‘指导’。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就及不上他，倒是应该叫他给我一点指导才对。他非常聪明。”

^① 纽约州东部一个城市。——译者

“看得出来，”温特伯恩说，“他确实很聪明。”

“我母亲准备一到意大利就给他请一位教师。你能在意大利为我们请到一位好一点的教师吗？”

“当然能，而且是很好的教师，”温特伯恩说。

“要不然，我母亲就准备送他上学去。他应该多学点东西才对。他才九岁，以后还要去上大学。”就这样，米勒小姐谈了许多家常，也谈了许多其他的事。她坐在椅子上，一双戴着钻石戒指的纤纤细手，握在一起，搁在膝上；那双漂亮的眼睛，一会儿看着温特伯恩，一会儿环顾花园四周，打量来往的行人，或是观赏美丽的景色。她对温特伯恩说话的那副样子好象已经认识了很久，这使温特伯恩感到很高兴。他好多年没有听到年轻姑娘这么侃侃而谈了，对于自己走过来坐在他身旁的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你甚至可以说她有点唠叨。她的神态很文静，坐在那儿的姿势也很安详动人，但是她的嘴唇和双眸却是一刻也没有停过。她的声音轻柔细软，非常悦耳，说话的语气也很亲切得体。她把自己和她母亲、弟弟在欧洲旅行的经过，还有她们曾经有过的打算，都详细地告诉了温特伯恩；对于他们住过的每家旅馆，更是一个不漏地叙述了一番。“有一次，我们在火车上遇到过的那位英国小姐，费瑟斯通小姐，问我说，我们在美国是不是都以旅馆为家，”她说。“我告诉她说，我在欧洲见到的旅馆，比我有生以来见到的还要多。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旅馆——简直到处都是旅馆。”但是米勒小姐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厌恶的口气，而是好象对一切都很宽宏大度。她真心实意地说，只要习惯了，这些旅馆都是很好的，欧洲也是非常可爱的。她並不感到失望——一点也不失望。这也许是因为在她未来之前，早已听到了许多称道欧洲的话

吧。她有许多要好的朋友，以前到欧洲旅行过许多次，而且，她许多衣服和别的东西，都是从巴黎运去的，每次穿起一件巴黎做的衣服，她就好象真的到了欧洲。

“就象戴上了一顶‘如意帽’^①一样，”温特伯恩说。

“对，”米勒小姐对于这个比喻没有细加思考，立即接着说，“每当我穿上一件巴黎做的衣服，我就恨不得立即到欧洲来一趟。不过那倒不是为了买衣服，因为我知道凡是漂亮的衣服，他们都会送到美国去，这儿剩下的反倒都是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唯一叫我不满意的，”她接着又说，“是这里的社交活动。这里简直没有社交活动，要说有的话，至少我还没发现。你呢？照理说，总该有些社交活动的，但我一点也没发现。我很喜欢交际，一向就有很多朋友，不仅仅在斯克内克塔迪有，在纽约也很多。我每年冬天都要到纽约去。我在纽约常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们去年冬天就为我举行过十七次宴会。其中三次还是由三位先生为我举行的哩，”米勒小姐特地加了一句。“我在纽约的朋友比在斯克内克塔迪还要多——而且大多数是男朋友；当然，女朋友也不少。”隔了一会儿她补充说道。说完之后，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温特伯恩，一双活泼有神的眼睛这时显得分外美丽，脸上露出一丝稍嫌单调的微笑。“我一向和体面的男子交往。”她说。

听了这番话，可怜的温特伯恩既觉得新鲜有趣，又感到困惑不解，不过，不管怎么说，他是深深地着了迷，这是肯定无疑的。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年轻女郎，竟会这样直爽——绝对没有；即使遇见过，她们说出这种话来，也显然是

^①传说只要戴上“如意帽”，一切愿望都能实现；但戴西却理解为只要戴上“如意帽”，就会产生一种愿望。——译者

轻狂的表现。不过，他是不是也该用人家在日内瓦常说的“有失检点”这句话来指责戴西·米勒小姐，或者说她本性如此呢？他现在才体会到，他在日内瓦生活的时间过于长久，已经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失，对于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已经陌生疏远了。自从他懂得世事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位年轻的美国女郎，说起话来这样毫无顾忌。她很漂亮迷人，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她又是多么和蔼可亲啊！难道她只不过是来自纽约州的漂亮姑娘而已？难道凡是交了许多男朋友的漂亮姑娘都和她一个样？或许，她也是个工于心计、轻佻放肆、不讲道德的年轻女子？对于这个女郎，温特伯恩的直觉已经失去作用，他的理智也帮不了什么忙。戴西·米勒小姐看上去确实无邪。有人曾经对他说过，美国姑娘不论怎样，毕竟是天真无邪的；不过也有一些人对他说过，她们并不是天真无邪的。温特伯恩倒是觉得，戴西·米勒小姐也许是个有点喜欢卖俏的人——一个喜欢卖俏的漂亮美国女郎。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从来没有和这一类的女人有过任何交往。他在欧洲也曾结识过两、三个这样的女人，她们年岁比戴西·米勒小姐大，为了避免物议，都已经嫁了人，那几个女人才真算得上是玩弄男人的好手，既危险，又可怕，只要跟她们一粘上，准定不会有好下场。可是眼前这位姑娘，随便怎么也不能说跟她们那种卖弄风骚的人是一路货。她一点也不老练世故，只不过是漂亮的美国姑娘，有点喜欢跟男人来往罢了。温特伯恩自己觉着这个结论非常符合戴西·米勒小姐，不由感到庆幸。他靠在椅背上，对自己说：她的鼻子实在漂亮迷人，这样的鼻子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同时他也在暗暗思考：和这样一个喜欢卖弄风情的漂亮姑娘交往，应该掌握什么分寸，怎样才算适度得体。用不着多久，他显然就会得到